

佛光人文學報第四期
2021 年 1 月 281-318 頁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

對厭女論普適化的 疑議與探究—— 以多元交織性作為 考察尺度

林香君 /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教授

摘要

西方厭女論的復活與被快速普適化地套用於不同的地域與文化——也包括台灣社會——反映了性別的後殖民文化現象，但如果厭女論本身缺乏對處境脈絡差異的辨識敏銳性——即女性主義的多元交織性視角——就可能對經驗主體形成去脈絡的認識與簡化。基於此背景與問題意識，本研究選取當前在美國與台灣主導厭女論的兩本論著：Kate Manne (2018) 的《Down Girl》和王曉丹等 (2019) 編著的《這是愛女，也是厭女》進行論述分析，就交織性辯證的尺度檢視兩書作者論述的實際表現，探討：

- 一．作者的論述對經驗進行具交織性意識的認識嗎？
- 二．如果具有交織性意識，足以反映主體的處境嗎？
- 三．如果具有交織性意識，就多重社會範疇與（反）本質化議題來定性，又是怎樣的一種交織性？

就《Down Girl》分析的結果發現：雖 Manne 宣稱其「改良式厭女論」可為交織性保留空間，但以白人女性視角對書中多位非白人女性案例的社會處境差異辨識顯得相當模糊與不足，其所想像的交織性仍是以性別作為基本範疇且本質化，如此厭女論便存在三個缺失：（一）對多元壓迫形式的化約與忽視、（二）壓迫關係形式恐被固定想像、（三）落入白人女性主義的窠臼。就《愛／厭》書分析結果發現：整體上顯示交織性意識單薄，僅有三位作者的論述可能涉及交織性視角，但三者間交織性意識參差不齊，有具交織性但未能反映處境全貌、有略提及交織性概念但實是單一性別視角、有連女性主義基本的互為主體性關係原則都失落。

歸納兩書的分析結果，反映當前厭女論在社會處境辨識的表現有三類：（一）無交織性意識、（二）以性別為基本範疇的唯性別交織性形式、（三）表現交織性意識但只反映局部範疇。總結而言，整體上目前的厭女論相當缺乏交織性意識，快速套用易形成去脈絡的強加與簡化，本研究呼籲性別文化研究者宜返回女性主義方法論的脈絡主義，避免簡化套用厭女論來認識經驗主體；而閱聽大眾亦宜允許自己作主體性的敘說以抵制厭女論的強加。

關鍵詞：多元交織性、脈絡主義、厭女論、女性主義

對厭女論普適化的 疑議與探究— 以多元交織性作為 考察尺度

林香君 /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教授

一、對當前「厭女」論被快速普適化 套用的疑議

Misogyny 這個詞原本是由希臘詞根 μισογυνία (misein-, 憎惡、討厭) 和 γυνε (gynē, 女性) 組成的，被引進到台灣，出版界將此詞中譯作「厭女」，最早的中文譯著應該是 David D. Gilmore¹ 的《厭女現象：跨文化的男性病態》，不過 2005 年中譯引進時並不像現在引發這樣多的討論，而是一直到網路社群媒體興起，網路霸凌與性別歧視現象也增加，使「厭女」論漸漸受到關注，近五年來，更多有關厭女論著出版，搭乘上美國選舉過程中的性別歧視爭議和 MeToo 運動氛圍，「厭女」一詞快速躍進大眾傳媒眼簾，從坐冷板凳翻身成網路熱門詞彙，台灣性別學界與出版界也緊跟在後，動用各種虛實體出版文宣、講座、研討活動不斷向閱聽大眾傳播「厭女」概念，如：「我們活在一個「厭女」的社會」²、「所有人身上都存在厭女痕跡」³、「你可能得

1 David. D. Gilmore 著，何雯琪譯，《厭女現象：跨文化的男性病態》（台北：書林出版社，2005 年一版）。

2 S. Cheng,〈我們活在一個「厭女」的社會〉，《ELLE》，2020 年 3 月 25，網址：<https://www.elle.com/tw/life/how-to/g31922010/feminism-stories/>（2020 年 9 月 1 日檢索）。《ELLE》與下面的《Womany》都是台灣網區的女性意識網路雜誌。

3 楊隸亞，〈所有人身上，都存在著厭女痕跡〉，《Womany》，2015 年 7 月 25 日，網址：<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7872>（2020 年 9 月 1 日檢索）。

了厭女症」⁴、「厭女無所不在」⁵、「厭女，是全球女性主義共同面臨的最新課題」⁶……諸如此類的訊息甚囂塵上，「厭女」一詞彷彿是一個早就存在於所有人、所有社會但直到今日才被認出名字來的強大壓迫；於是，「厭女」成了一個跨文化的普適性概念，被套用在不同社會解釋人們的經驗現象。

Kate Manne 應該是近年提倡厭女論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主義學者，她認為父權所在之處必有「厭女」，「厭女」現象產生自父權體制文化，且「厭女」正是父權體制的控制機制。⁷ 同樣地，上野千鶴子也認為厭女症普遍發生於各國社會，她在簡體中文版序文中說：「很遺憾，目前我們還很難想像沒有厭女症的社會。」⁸；她還特別擷取重要的後殖民女性主義者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42-) ⁹ 訪日時在研討會上回應一位歐洲學者指某概念並非日本原有時所說的一段話，來幫她辯護她使用「厭女」這個「歐美舶來品」的正當性：「一個概念，無論產生於何處，只要能為我用，便當儘管去用。」¹⁰ 上野引申此話並進一步表達她的觀點：「當一個理論被用於實證時，理論會因適用的物件和文化背景而得以『本土化』。」¹¹ 也因此，她以自己論述日本的厭女症為例，鼓勵不同文化發展各地的厭女症論述。

4 Xu, W., 〈總是很仇女？你可能是得了「厭女症」〉，《風傳媒》，2019年12月12日，網址：<https://www.storm.mg/lifestyle/2055202>。(2020年9月1日檢索)。

5 MPlus, 〈厭女無所不在〉，《云閱讀》，2019年12月18日，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Mplus/posts/2155755927859705>。(2020年9月1日檢索)

6 羅珮嘉，〈一百多年後，我們從婦女節看見什麼？〉，《Open Book》，2020年3月8日，網址：<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3319>。Open Book，則是台灣網區附有文宣及書評的網路平台。

7 K. Manne,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8 日·上野千鶴子著，王蘭譯，《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上海：三聯出版社，2018年一版），頁1。

9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42-) 美籍印度女性，是著名的後殖民女性主義學者。

10 日·上野千鶴子著，王蘭譯，《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頁3。

11 同前註，頁3-4。

上述上野指 Spivak 所說的話究竟是在什麼脈絡下？對誰？為誰？為何？會否有去脈絡斷章取義的可能性？這些在上野的行文中無從考查；然而，只有「只要能為我用，便當儘管去用」，卻沒說明「在什麼脈絡下用？對誰？如何用？」這樣忽略脈絡的「使用」方式其實藏有殖民性，最大的矛盾是，反抗西方女性主義的價值對第三世界婦女的強加套用，正是 Spivak 所致力抵抗的，這當然並非一味反西方，但是對於取用西方理論概念或觀點，思考西方知識對本土經驗的適切作用要放在什麼樣的位置上？它的產出脈絡為何？真要用，用在什麼樣的脈絡下適合？為何用？為誰用？它需要如何被就地變造？……等問題都需要細緻思考？而不能一味套用。而上野所指外來理論被用於實證則會因適用物件和文化背景得以「本土化」，但，相對地，在地文化也不可避免被粗糙強加。

再者，上野所謂「實證」究竟意指為何？如果是指方法論上的「實證」路徑，恐怕距「本土化」就因方法論錯用而更是緣木求魚，這在台灣學術界尋求本土化的歷史過程中，已出現過用去脈絡的實證研究方法追求解殖的嚐試錯誤歷程。¹²

因此，本文高度質疑當前「厭女」論在台灣社會被普適化套用的適切性，如果這理論概念本身缺乏對經驗主體的處境有高度的脈絡敏感性，便會忽略社會文化差異，而將人們複雜的經驗性套進簡化的單一性別框架來認識。這種對人的處境持有高度脈絡敏感性的視角，在女性主義中稱為「多元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中譯也稱「交織性」）。

女性主義發展到上世紀 90 年代可說是來到一個大躍進時期，從長期被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基進女性主義與社會女性主義籠罩

12 林香君，〈思考主體性的中醫心理學〉，《應用心理研究》，69 卷 2 期，2018 年，頁 23-81。

的論爭局勢中跳出來，除了後殖民女性主義對於多元價值提出反思，女性主義本身的構成更是顛覆性地展開性別本質化的反身性解構，而「多元交織性」的被提出，則強調從主體的處境脈絡來認識經驗，這必須考量廣大多樣的社會範疇（也可能包括或不包括性別）的交疊脈絡是如何交織互動，不單單著眼於性別視角。

「多元交織性」與其說是一種理論視角，它其實更接近是一種思考分析的方法，它的旨趣並不在於提供特定解釋的層次上，而是在後設的思考框架上進入當事人處境脈絡以檢視多重社會範疇互動作用，它結合脈絡主義的社會建構論與批判實踐取向方法，這使它大不同於任何對異文化現象帶有強加可能性的理論概念。跨文化的理論概念實需自身即具有敏銳的交織性意識。

藉由女性主義的交織性主張，本研究認為要將「厭女」放置於各種不同社會必須不忽略脈絡地將形塑經驗的複雜社會範疇納入分析中；簡言之，要使用「厭女」必須具有「多元交織性」意識，才可能避免單一性別視框帶來的簡化。因此，本研究欲使用「多元交織性」作為視角來考察當前主要的「厭女」論著，檢視論者是否能在敏覺多重社會範疇的交疊互動作用的關注之下從事「厭女」論述建構。以下分別先就「厭女」論與「多元交織性」作進一步文獻討論。

二、關於「厭女」

（一）「厭女」意義的延異

「Misogyny」固然意指對女性貶抑嫌惡，但究其來源、界定的範疇與如何運作的解釋已有所變化，從早期心理性的仇女情緒特質，到近年的性別分化治理機制，以及與父權結構預設的道德邏輯，它的意義持續被擴展到更大的範疇。

最早將它引進女性主義的是英國女性主義作家 Joan Smith¹³ 於 1989 年將該詞的複數形式 (Misogynies) 為書名出版，視該詞為對女性化、女性傾向以及一切與女性相關的事物和意義的厭惡情緒症狀。Smith 表示該書是受到約克郡開膛手一案的啟發 (該案的分析即該書最後一章)，她使用心理分析方法解釋憎恨女性的情緒源自兩個重點：一是男性需要在陽剛氣概文化中取得認同，但怕氣概不足轉由從對女性厭恨來支撐自我認同，二是男性以「聖母」、「妓女」等作為女性原型來理解女性。由於此種分析方法建構的理論是植基於人格與文化的實存結構假設上，是性別視角的本質主義式想像，因此 Smith 這本看似見解獨創的書並沒有為當時女性主義帶來真實創造性的突破，實際上精神分析視野本身具有的父權性使她以忽略真實社會脈絡的方式分析開膛手案，因此，儘管 Smith 標舉此一概念的立意是為追求性別平等，但仍無法跳出父權邏輯。

然而即使如此，這個用詞已在不同時空脈絡被取用，「厭女」一詞在台灣出版界最早是出現在人類學者 David D. Gilmore 2005 年的中譯本「厭女現象」¹⁴，該書是跨文化 (從未開化部落到現代化西方) 的厭女觀察，使用精神分析與結構主義作解釋，「厭女」現象是指男性因對女性依賴與需要的程度過高引發焦慮與恐懼之後，進一步反轉成極度貶抑與憎恨女性的扭曲心態。台灣出版界第二本「厭女」譯書就是日本上野千鶴子的著作《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她將此詞賦予分化統治機制的意義，以客體化女性且對女性憎惡作為男性認同機制、以性區分女人—貶抑妓女、歌頌聖女—作為對父權意識形態的穩固¹⁵。這兩本中譯書擴

13 Joan Smith, *Misogynies*. (London: Faber & Faber, 1989)

14 David. D. Gilmore 著，何雯琪譯，《厭女現象：跨文化的男性病態》。

15 日·上野千鶴子，楊士堤譯，《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

大了以此一概念作為視角的文化探討，但不論是此一概念的意涵或在分析方法上仍未跨出 Joan Smith 所劃定的格局。

直到 2016 川普競選過程的性別攻擊言論激怒了女性主義者群起抗議，一時間，這個原來冷僻的詞彙忽然被炒熱，現身於傳媒出版與公共討論。接著 2017 年爆發 me too 運動，Kate Manne 從道德哲學與社會政治視角重構該詞定義，她指出在女性權益與社會地位已得到一定提升的「後父權」地區，仍然是以男性定義的不對稱的後設道德觀點作為社會基礎，以致於這些進步表象下仍存在後設的性別不正義，她把這個後設的道德觀視為維護父權意識結構的強化機制（enforcing mechanism），以此在重新賦予「厭女」一詞道德倫理上的意涵，跳出過去只作仇憎女性的人格情緒面的解釋。在其導論中提及她對「厭女」的重賦意義是得自以使用她的道德哲學背景思考 2014 加州 Isla Vista 槍擊事件已故的亞裔凶嫌 Elliot Rodger 近 140 頁的自傳「My Twisted World」（我被扭曲的世界）及他所參與的網路平台中對女性的憤怒與指責¹⁶，恰好 2016 年川普對希拉蕊的性別攻擊言論讓她的論述在隔年一出版便在勢頭上，她所界定的「Misogynies」對川普的言論與行徑提供了社會政治脈絡的解釋，她認為這正是說明父權意識攏絡符合規範的「好女性」並懲罰挑戰規範的「壞女性」，藉以穩固且合理化男性從事奪取、而女性從事提供的社會現象，而這也使得對女性的憎惡取得正當性而易被寬容原諒¹⁷。從意義指涉的範疇看，Manne 是擴展先前素樸厭女論到性別規範的社會結構，在理論分析上作了創新，因此她在目前厭女論上居領銜地位。

16 K. Manne,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pp.34-40.

17 K. Manne,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p.89.

Manne 在《Down Girl》書中提出「改良式厭女 (ameliorative misogyny)」¹⁸ 概念，將原先用來描述父權文化中男性對女性嫌惡心理特質的「厭女」情結，擴展了它的指涉範圍，重新定義為父權社會評價女性的倫理規範，對合規範的女性予以籠絡，並懲罰不合規範的女性，它監控並強化父權秩序，是父權體制的「執法機制」；這種厭女的控制很精微，甚至不需要是任何男性仇視女性，女性已內化成自身的慾望、自我厭惡與監控自身。「厭女」和「性別歧視」(sexism)不同，「性別歧視」是父權秩序的合理化機制，使父權意識形態合理化，「厭女」與「性別歧視」並列為支撐父權結構的兩大支柱。

「改良式厭女」概念漂洋過海進入台灣，在學院工作的女性主義者們對此概念多數是同意的概念，並且就尚未細論的「厭女與內在自我的動態關係」——特別是如何在性、身體、情感連結中運作而形成厭女網絡——補充「厭女 / 愛女」一體兩面論述：厭女是人際網絡中的陽剛控制，在厭女網絡中，具厭女情結的人以陽剛之姿將定義他人，決定他人事務視為理所當然，甚至利用社會論述合理化其行為，聲稱是在為對方著想，愛女是厭女的另一面，是對女人的愛的宣稱的與行動，厭女網絡經常以愛女的樣貌表現，使愛厭交織的網絡不易被揭露，告別厭女網絡，最難的是對抗愛女，「愛女」是鞏固厭女，規範女性什麼應該、什麼不應該的柔性手法，以愛之名行陽剛控制之實。¹⁹

(二) 理論潛力與視框議題

就理論的創新突破來看，不論是「改良式厭女」或愛女 / 愛

18 K. Manne,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p.55.

19 王曉丹，〈導論：告別厭女——在情感與關係中琢磨自我〉，王曉丹主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台北：大家出版社，2020年)，頁9-15。

女一體兩面的補充，在女性主義發展的路數中，這樣的主張仍不出基進女性主義路線主張「父權結構是女性壓迫一切根源」的框架之內；如果對看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論及多種社會範疇（性別是其中之一）中的權力控制，就更顯得狹隘了，在 Foucault 那裡，強勢權力對相對弱勢者定義各種應該 / 不應該、對 / 不對、標舉符合規格者、貶抑不合規格者，乃存在於各種社會範疇中，圓形監獄隱喻「真理知識」宏大敘事話語產生的規訓與懲罰作用，在性史與生命治理的討論中也早就都揭露權力控制的技術。「改良式厭女」既沒能跳出基進主義女性主義，又不及 Foucault 論述之深廣，作為解釋各種社會文化中的經驗恐怕理論潛力較為單薄。

如果對經驗的解釋皆歸於父權厭女，那麼我們的反省與對關係機制的解釋就易被框限在性別範疇中，而以性別作為單一認識的框架，本身就存在簡化、套套邏輯和二元對立的危險性。事實上，即使與性別有關的許多經驗未必都只是單單來自性別範疇的作用力。

過去基進女性主義最大的問題就是使用單一性別視角，只著眼父權而化約了其他壓迫形式及社會範疇，又將女性同質化，以中上階主流婦女，特別是白人女性經驗為尺度；上世紀末到本世紀這三十年間，女性主義進入第三波運動，努力鬆動侷限性，時至今日，「改良式厭女」被鼓吹為認識與解釋經驗的工具，這能否跳脫「唯性別」單一向度分析，提供更寬廣的視框，以幫助主體經驗被脈絡性地認識，這就牽涉到「厭女」論是否能具有「多元交織性」作為它的視框工具的敏銳度的議題了。

三、多元交織性及其辯證

(一)「交織性」於女性主義的發展脈絡

因著上世紀後現代主義的發展與多元差異的被重視，「交織性」成為 90 年代至今最重要的性別研究議題與方法，它讓期許進步的女性主義者在長期由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基進女性主義三大傳統派別的論爭之外，有機會不再囿限於性別面向而將其他社會範疇納入視野，成為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另一種出路；同時，作為一種研究分析的方法，它也是女性主義方法論落實重視脈絡性與實踐的重要助力。

「交織性」概念的出現可以追溯到 1969 第二波女性主義時期黑人女同志以其交織性身份作為對抗政治運動，當時她們已經自覺地看見種族、性別、異性戀和階級等多重壓迫造就了她們的痛苦。80 年代 bell hooks (1952-) 反諷式地詰問：「我不是女人嗎？」揭示「所有女性都是白人，所有黑人都是男性」²⁰，加上少數性 / 別取向者的差異論述，共同挑戰西方白人女性異性戀中上階級女性的霸權敘事對第三世界女性與少數性 / 別取向者的遮蔽與壓迫，使族群、後殖民與多元的邊緣性 / 別差異納入女性主義視野，蔚成第三波女性主義，影響 90 年代，女性主義與公民政治的反思；其中，Kimberle W. Crenshaw(1959-) 正式提出「交織性」一詞解釋女性從不因為同是女性而有同質的壓迫，主張女性主義應再將更廣泛的社會範疇納入，包括種族、族群、階級、性取向……等。²¹ 2002 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 58 屆會議上關於婦女人權的決議已將交織性的重要性列入決議：「認識到從性別的角度研究多種形式歧視交織的重要性，包括其根源。」²²

20 Bell hooks, *Aint I a black woman?* (NY: Routledge, 1981).

21 Kimberle W. Crenshaw,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Stanford Law Review*, 43:6, 1991, pp.1241-1299.

22 聯合國數位圖書館，〈E / CN.4 / 2002 / L.59〉，網址：<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462890> (2020.9 月 1 日檢索)。

(二)「交織性」概念的差異

相對於過去視女性為同質的受壓迫經驗主體，交織性關注並承認多元邊界身份的存在，不過，對這個看似相對進步的概念，我們仍要非常小心。非裔黑人女性主義者 Ayomide Zuri 在 Global Voice 網上一篇引發女性主義者激烈論爭的文章說明她「為什麼我不認同女性主義，即使它是交織性的？」節錄如下：

每當我說自己不是女性主義者時，大多數女人會感到沮喪，特別是那些自稱為多元交織性女性主義者（intersectional feminists）的白人女性。她們不能理解為何我不參與女性主義運動，且試圖用學術及社會觀點來說服我成為她們的一份子。舉例而言，她們會說，即使擁有同等學歷，女性的收入仍比男性低；女性的一舉一動也仍遭受社會的嚴厲檢視；對女性的暴力依然盛行；或是文化和社會的種種限制，也正阻礙女性獲得成功，而性別歧視在某些國家和地區甚至形同規範……然而……她們不願意談論種族暴力的問題，認為這與性別議題無關……或是不願意談論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的收入……遭受一次次的排斥後，我也絕不會再積極爭取要成為那些人的一份子……我也不會再試圖教導白人女性主義者，關注種族與性別議題交織性的重要……即使多元交織性女性主義是為了與白人女性主義有所區別並納入不同種族的女性，它的名稱中還是有個「女性主義」在。我寧願和女性主義脫鉤……不要去捍衛一個已經過度氾濫的白人、女性主義典範，而這種典範也導致近年出現的多元交織性概念成為一項令人尊崇的發明……²³

固然「交織性」概念試著把多元形式的壓迫帶入女性主義者的視野，但是 Zuri 的話揭示即使把各種範疇都拉進來與性別相交織，最終女性主義者在乎的仍只是性別，對性別之外的壓迫缺乏真正的關注，也連帶排除 / 漠視在那些非性別範疇的受壓迫者，而排除 / 漠視本身即構成女性主義者對相對邊緣少數的壓迫。

23 A. Zuri, Why I Don't Identify With Feminism, Even When It's Intersectionality. C. P. Velasco (Trans), 2017.08.26. <https://www.scribd.com/article/357252428/Why-I-Don-t-Identify-With-Feminism-Even-When-It-s-Intersectional>. (2020 年 9 月 1 日檢索)

Zuri 提醒我們多元交織女性主義者仍然可能是另一種區隔、排除的霸權。為什麼會這樣呢？

「交織性」概念在女性主義中指涉將關注視野打開去看見在多元的系統交疊下壓迫的複雜性，這是相較於「唯性別」單一向度視野進步的概念，不過也存在混淆誤區，不同女性主義者在使用「交織性」可能是很不同的意義，而對這個概念上些微的差異卻是導向天差地別的實踐路徑——包括方法論上的差異²⁴，所以我們對女性主義者口中的「交織性」都必須放回脈絡細辨與辯證。

細探「交織性」，自 Crenshaw 在黑人女性的種族與性別交織壓迫脈絡中提出至今，這個詞的意涵已經延異出多種指涉，不同人在用這個詞時可能指不同的意思，它可能是指交疊著性別與種族雙重視角的論述、或特定身份、或生活經驗、或實踐路徑、或拆解結構的分析工具；同時，它也不斷隨著女性主義的辯證擴展視角而演化出不同的交織性主張，有雙重交織（性別與種族），三重交織（加入階級）、多重交織（再加入族群、性、障礙、宗教、教育……等。而性別範疇是否必然是交織性的一個軸類也有所差異：

1. 是性別優先——以性別軸作為基本必要範疇而交織其他範疇，這又可分兩種，一種是視一切皆為父權壓迫而將任何範疇都看作是性別軸的延伸，任何範疇都被包進性別範疇之內，另一種是必定保有性別範疇的關注而留意與其他範疇的可能交織。
2. 可以——但不限於性別、種族與階級的 -- 各種社會範疇——承認壓迫可能來自於任何範疇，包括可能非關性別的其他範疇也存在交織性。

24 Leslie McCall, "The Complexity of Intersectionality", *Signs*, 30: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www.jstor.org/stable/10.1086/426800>, 2005, 1771-1800.

(三)「交織性」再辯證

「交織性」也存在歧異，Nira Yuval-Davis 在「交織性與女性主義政治」一文中區分「身份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中譯也常用身份政治或認同政治)與「縱橫政治」(Transversal Politics)的差異，指出交織性分析不應只是著眼於範疇間身份群集的關係，任何畫分都是持續變動歷史特定脈絡下的形構，並非總是固定而有效的。她同時強調任何社會範疇都具不可化約性，不該只以特定單向度的權力強弱作分析，也不能假設哪些範疇就固定比其他範疇有更深刻的影響，重要的是分析特定的位置和(不一定是對應的)身份和政治價值觀是如何構建的，以及在特定的位置和脈絡中相互關聯和影響，要檢查不同範疇間相互交疊的特殊方式，不能每次都假設相同的作用機制及模式²⁵。

因此，在方法論上，深入每一個經驗主體的特定社會歷史與文化政治過程非常重要，同時在本體論的層次上，這些範疇都不是真實、固定不變的本質。「階級」是特定歷史脈絡下生產與消費過程中的生成，「性別」是也不應被固定理解為男女之間的「真實」社會差異，而是特定歷史中社會群體依性取向、生理、心理乃至社會制度而定義的話語模式。基於此，她對於女性主義方法論提出四個交織性實踐的建議：

1. 如需數據要反映特定差異脈絡。
2. 脈絡性分析。
3. 發展脈絡性解決政策和執行系統。
4. 基於上述去行動實踐。

25 N. Yuval-Davis, "Intersectionality and Feminist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Vol. 13:3,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p.193-209.

藉由 Yuval-Davis 的區分，我們可以認識到不論是幾重的範疇分類，也不論女性主義者還能再細分出多少範疇（已有女性主義研究者分出 14 軸維度²⁶，而事實上，還可以有更多向度加進來分類，無止盡地增加，只要仍然是以身份認同作為分析與動員的基礎，就都是囿限於「唯差異」（mere-differences）的「身份認同政治」，這種交織性其實仍是一種簡化的認識，並且對沒被納入視野的邊界形成不可避免的排除。因此，她採用「縱橫政治」，表達一種去身份認同、反本質主義、回歸脈絡性的進步性政治。就交織性實踐路徑而言，與 Yuval-Davis 相近的還有 Judith Butler(1956-) 的酷兒政治 (queer politics)²⁷ 與 Chantal Mouffe (1943-) 的基進民主政治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²⁸，對她們而言，「女性主義」已不再須要「生理女性」才有正當性基礎，「女性」的意義被重構為所有在變動的交織範疇中居於從屬關係位置的受壓迫者，Mouffe 更基於此進一步主張，性 / 別的解放要放置在以解放所有從屬關係中的他者作為目的的被連帶地實現，換言之，任一範疇的解放也必須同時是考量到所有範疇解放的實踐，否則它可能存在對更邊界排除的毒素。

準此，我們可以理解 Zuri 所拒絕的是那種性別優先、女性身份認同政治的交織性，因為那樣的交織性往往把性別軸之外的人連同議題都排除在視野外，Zuri 痛斥那是假交織性之名行排除之實的偽善與矛盾。無獨有偶，印第安女性主義者 Marie A. J. Guerrero 更是激昂地批判道：「任何無法解決土地權利、主權

26 Lutz, H., Viva, M.T.H. & Supik, L. *Framing Intersectionality: Debates on a Multi-Faceted Concept in Gender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16.) p.49.

27 J.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Y: Routledge, 1990).

28 C. Mouffe, "Feminism, Citizenship, and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In J. Butler and J. W. Scott. Eds,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367-384.

以及國家系統性抹除土著人民文化習俗等議題的女性主義，都是視野狹隘且深具排他性的」。²⁹

四、論述分析——交織性作為考察的尺度

考量時近與代表性，本研究選擇 2018 年後美國與台灣最主要的「厭女」論著作為分析的對象素材，一是 Kate Manne 重構厭女論的領銜之作《Down Girl》³⁰；另一是《這是愛女，也是厭女》（為行文簡便，以下簡稱《愛／厭》），該書使用厭女論解釋台灣社會現況與近年社會事件，由王曉丹等多位學院背景的女性主義學者合著，本研究將探討此二書的論者們在多元交織性意識上的表現。

多元交織性意識的敏銳性反映在作者的行文的視野與語義，最基本層次是字面上提及交織性一詞，以及雖未直接使用此詞彙，但語意顯示作者的認識視野並不單只侷限於性別，尚且考慮到其他範疇的互動作用；而更深層次的敏銳性表現則反映在論者能對作用於經驗主體的多重範疇處境作出貼近的描述。另外，基於上述交織性與（反）本質主義的辯證關係，對於語義涉及（反）本質化的話語，可能反映論者的交織性意識敏銳情形，因為能敏感地著眼於經驗主體處境脈絡的多重交織，就不致於落入性別本質化意識形態，就更可能顛覆性看待女性主義不必然只是立基於生理女性正當性的政治性主張，也就更可能持著反本質主義的觀點，所以，這樣的論述也可能是具有交織性意識敏銳性的一種延

29 Marie A. J. Guerrer, "Civil Rights versus Sovereignty: Native American Women in Life and Land Struggles," In M. J. Alexander and C. T. Mohanty, eds., *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 Democratic Futures*. (NY: Routledge, 1997,) p.101.

30 同前註 7。書名直譯應是貶抑女性之意，台灣出版該書時改譯為「不只是厭女」。為避免受到翻譯解釋的影響，本文之分析及引文悉參考英文原著。

伸表現；不過，任何部份話語的意義仍都必需置回整體的文本實踐中來考察，有時它也可能反映了論者的實踐落差。

基於此，本研究考察多元交織意識敏銳性的三個基本提問是：

1. 作者的論述具有交織性意識嗎？
2. 如果有，那麼是否貼近經驗主體的處境作出適切的描述？
3. 如果有，是哪一種交織性？

本研究即以這三個提問對《Down Girl》與《愛 / 厭》二書展開論述分析。

Wetherell、Taylor 與 Yates 等認為論述分析即是在分析語言的使用以及意義建構的一套方法³¹。論述分析視語言為一種社會建構意義的符號，關注符號反映的動力與社會文化脈絡間的關聯性，故帶有批判色彩。論述分析存在有多種不同的重點與方式，並沒有單一固定的作法與程序。Parker 認為進行論述分析應把握四個分析要點：

1. 研究者應該探究言說與文本中語言的「多重語音」(multi-voicedness)。
2. 研究者應聚焦於符號學 (semiotics)，探討人們如何將討論過程中的語言及其他文本 (影像、文章等) 組織起來，以及人們如何受到由這些語言與文本所組織成的論述之影響。
3. 語言應被視為言說的行動 (speech acts)，研究者必須關注語言的抵制性 (resistance) 及透過語言維持或挑戰權力關係，語言的作用不僅是描述世界，它具有能動性，能夠「做」事情。

31 M. Wetherell, S. Taylor, , & S.T.Yates (Eds.),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 (London: Sage, 2001.)

4. 研究者需了解論述是由一連串的文本與影響所組合而成，某些語言文本會構成某種論述並對某些人構成排除的力量，不同的語言文本會形成另類論述，並具有不同的意識型態的功能³²。參考 Parker 對論述分析要點的揭示能支持本研究目的，故以此作為進行批判性閱讀的引導。

本研究進行分析的程序是：①瀏覽全文，把握作者的主旨大意；②細入文本浸泡式閱讀，在整體與部份間來回，留意論述使用的語言和如何組織，以及論者隱含於語言之下的視框與特定權力的維持或對抗作用；③批判性對話式閱讀：從多元交織性的視框進行考察，提取文本中具交織性意識的話語意義並置回整體文本，留意識者的語言可能產生的排除，提出「多重語音」的對話。限於篇幅，下一節分別呈現經由這三度程序對《Down Girl》與《愛／厭》二書的分析結果。

五、探究結果——厭女論究竟「交織性」了沒？

（一）考察《Down Girl》

細看《Down Girl》，交織性概念出現在導論及第二章中，在全書中篇幅有如鳳毛麟角，但即使少，這仍反映 Kate Manne 知道交織性是進步性的視角，必須將它納入；那麼，究竟她所指的是哪樣的交織性呢？

在導論中 Manne 宣稱「改良式厭女」論具有多項優勢，她把「為交織性提供空間」列為其一，寫道：

它（改良式厭女）考量女人或女孩多重交織性的身份，為不同形式厭女情結提供空間，此交織性是依對女性惡意的敵意衝擊的性

32 I. Parker, *Qualitative psychology: Introducing radical research*. Maidenhead,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5.)

質、數量、強度、經驗以及社會代理和社會機制等而定。當女性
在多重男性壟斷的系統中受制於父權（再一次，也是視交織其他
社會成份而定），或因持有多重的社會位置而需要扮演不相容的
角色時，它也可以包含多種複合的厭女形式。³³

從上文可知在 Manne 的眼中，社會是被男性壟斷的多重
結構，換言之，社會就是父權的，在此結構下，厭女以不同形
式出現在女性多重交織的身份中經驗到敵意、被代理、機制的
受限乃至多重社會位置衝突的角色扮演等。由此，我們可以知
道 Manne 的視角下的交織性似乎是一個以性別作為基本範疇，
而且把性別範疇的父權運作方式延伸及其他社會範疇。這樣對
Manne 的交織性意涵的理解，可以再從第二章得到確認。

《Down Girl》第二章第二節標題「改良式與交織性」下的
陳述就更清楚顯示 Manne 的交織性意為何指，摘錄於下：

我認定一個社會環境乃是父權的，……這些父權制度會在物質內
涵、結構以及社會特徵上會有大幅差異，但它們都將女性置於一
個臣屬於某個特定男性或身處此制度內的男性們的位置，因此
（基於同樣的理由），根據他們的性別（以及其他相關的交織因
素），後者之於前者有著支配性的地位……有鑑於權力關係的交
織性——這是依照種族、族群、階級、性和障礙程度而產生……
從此意義上來說，父權意識形態……可能也需要所有或絕大多數
男性來扮演家父長，並支配某個或某些女性，以遵守它的整體規
範性願景。³⁴

從 Manne 的陳述中可知，她清楚認定社會環境乃是父權的，
即使不同的社會制度，也都共同將女性置於臣屬男性的位置，而
且在種族、族群、階級、性和障礙……等範疇中所產生的權力關
係，也都遵循這種女性臣屬 / 男性支配的關係方式來界定角色扮

33 K. Manne,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p.21.

34 K. Manne,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pp.62-63.

演，到此，可以確知 Manne 所指的「交織性」是將性別視為必要的基本範疇，且把其他範疇的權力關係形式都看作是性別範疇的映照，可以說父權結構男性支配女性臣屬的關係方式是所有範疇關係方式的原型。

綜上，本文從交織性視角與辯證尺度對 Manne 的厭女論述提出三點批判分析：

1. 以性別作為交織性的基本範疇，對多元壓迫形式的化約與忽視

較之黑人女性主義運動提出「交織性」是把視焦從性別範疇擴展開來，承認族群、階級、障礙……等多重範疇中不同形式壓迫的存在，Manne 援用「交織性」則是方向相反地把各種廣大範疇聚斂入性別範疇的映照之中，性別範疇的權力方式即已包含並反映了其他範疇的運作，社會範疇中的多元壓迫形式通過「厭女」概念都被轉換成形式與性質相同的父權壓迫。Manne 這種以交織性的認識，恐怕會過於化約了不同社會範疇中的壓迫形式，也忽視了可能存在性別之外的其他範疇間的交織性與壓迫，而性別之外的範疇間交織並不在 Manne 的想像中。

2. 本質化——壓迫關係形式被固定想像

如果進入 Manne 的視角看性別與其他範疇的交織並在各種交疊處看到厭女，那麼男女性別二元對立的本質化邏輯也被延伸到各種範疇中，也就是說各種範疇交織中的壓迫是依性別而被固定了，總是男壟斷而女從屬的厭女複合形式。然而，我們要對這樣的本質化邏輯提出質疑，當性別與其他範疇交織時，這樣的男未必固定是強，女也未必總固定是弱，在許多性別建構與殖民話語交織的情境中，被殖民統治的男性其社會位置很可能低於殖民統治方的女性，壓迫——從屬的位置也往往視殖民脈絡而相對變動。Frantz Fanon (1925-1961) 在《黑皮膚白面具》中討論《有

色女與白男》與《有色男與白女》：「『我愛他，因為他有藍眼睛、金頭髮和白皮膚』我們安地列斯人太清楚這件事了，在那裡人們反覆訴說：黑人懼怕藍眼睛。」³⁵「在我那無所不在的雙手所撫摸的白色乳房中，是被我所擁有的白人文明和尊嚴。」³⁶葉雯德³⁷分析指出這種對白人的過剩迷戀並不只發生在 Fanon 一人身上，絕大部份黑人男女都以與白人結婚為榮。在這些殖民文化的例子中，固然 Fanon 沒往黑人內部性別間的權力關係作探討，他卻清楚反映在後殖民關係中種族對文化霸權的決定性影響更甚於性別，在後殖民情境中，仍然本質化性別而作權力結構的解釋是不足的。Mouffe 也指出任何人可能在一特定情境下處於壓迫位置又同時在另一情境下處於從屬位置，壓迫——從屬的關係形式不因性別而固定。³⁸

由此看，Manne 的「厭女」論如不面對其本質化性別的限制，它必然是困在二元對立的窠臼內，難以跳脫，但是，如果「厭女」一旦朝向反本質化時，「厭女」的意涵就必須再被重構，不能再只是「厭『女』」，也不能再是「厭『任何一種性 / 別』」，而更是「厭『弱勢者』」。這也意味著得放棄「厭女」這個詞的性 / 別對立意涵，不再執著於性 / 別身份，而是關注使人被迫居於從屬位置的任何形式。

如此，霸權，就不只是父權厭女的結構，而可能是來自階級、族群文化、種族、障礙……的權力壓迫。那麼，Manne 就必須處理一個基本前提，即需先將「女性」重構為「所有範疇關係中被

35 F. Fanon 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一版，2007年），頁118。

36 同前註，頁141。

37 葉雯德，〈法農：黑人於性慾、性對象取向和種族身份都植根著困惑與自卑〉，《香港01哲學》，<https://reurl.cc/gmvA5X>，2020。

38 C. Mouffe, "Feminism, Citizenship, and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In J. Butler and J. W. Scott. Eds,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367-384.

迫居於從屬位置的受壓迫者」，在所有範疇交織的關係中多元複合的「厭『弱勢者』」形式能被辨識而謀求拆解。不過，本質化的性別身份仍是當前「厭女論述」的立論根基，Manne 如果不可能挑戰放棄現今「厭女」的意涵，就只有承認父權對其他範疇的化約，以及「厭女論述」給交織性留空間的說法只是虛晃一招。

3. 落入白人女性主義的窠臼

即使 Manne 也提到黑人女性的例子，但她的分析仍是以白人女性作為參照中心，例如她在「行動中的厭女」一節分析員警性侵案，是一件十多位黑人女性被一名白人日裔員警性侵的案例³⁹，在分析中她將建立於白人女性的「厭女」結構套入黑人女性：這些黑人女性中有數名是性工作者，被捕且遭受性侵，Manne 並沒有對那些黑人女性的性別、種族、階級、性勞動處境以及員警暴力背後體制的交織性進行分析，而是以白人女性經驗為參照，證成她的厭女論。

此外，她在對 Elliot Rodger 的分析中，也完全去除性別之外的脈絡，兒童心智研究機構主席 Harold S. Koplewicz 醫師口中這樣分析：「幾乎完全缺乏人際溝通技巧——跟任何人都是，並不只是對女性。」這位年輕人自訴其幼年被診為亞斯伯格、被霸凌、恨自己亞裔血統、母親離異、導演父親慘敗幾乎傾家蕩產影響就學、第一次意外被漂亮的同齡女孩罵髒話、推開、被出醜後安靜無聲的點點滴滴⁴⁰，但是 Manne 這裡這些無關性別者則被她忽略，他的「扭曲的世界」如今仍在網上傳播，卻只被用情慾挫敗的單一視角強勢定調，包括 Mann 在內，都將他的經驗扁平到只剩情

39 同前註，頁 209。

40 ABC. News. Elliot Rodger: Inside the Mind of a Kill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Jc234jkJ2w>, 2014,05,28。Elliot Rodger 在事發前發表了「My Twisted World」並自己錄下影音，全文見網址：<https://vimeo.com/310852420>

慾挫敗，諸多複雜的交織性——性別之外尚包括障礙、種族、文化與經濟等都沒進到 Manne 眼中，全都被扁平簡化為性別道德規範上的厭女，這說明 Manne 自身對交織性並不具有足夠的敏感度，如此，則厭女論又如何可能如她所說的：「給交織性保留空間」呢？

Nora Berenstain 也針對此提出批判，她分析該書中涉及黑人少數性別女性與黑人性工作女性的案例，發現 Manne 對有色族裔女性的厭女結構分析，悉以白人女性的經驗及價值為參照根據，並非如其所言為交織性保留很大的空間，Berenstain 批判地指出一套改良式厭女並不適用於描述多元範疇交織的壓迫，對於白人女性之外的多元壓迫形式，Manne 並沒有提供任何足夠以描述「多種複合的厭女形式」的理論工具，「交織性」一詞在 Manne 用來只是作作門面的「免責聲明」⁴¹。這種對諸多範疇的交織壓迫的視而不見，且以白人女性經驗同質化所有女性的經驗，正是與前述 Zuri 所批判與拒絕成為女性主義者的相同道理，那種交織性不過是換湯不換藥、似變而實不變的「白人女性主義者的多元交織性」。

（二）考察《愛 / 厭》

《愛 / 厭》共 13 章由 12 位女性學者參與書寫，根據此書導論，作者群是先參與女學會內《Down Girl》讀書會後，「在理解西方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各自深化書寫在地的厭女經驗。」⁴² 那麼作者們的「深化」是否把握台灣社會歷史脈絡而能以交織性意識來認識在地經驗的處境性呢？抑或是不脫後殖民性地操作著去脈絡、單一視角、概念先行的概念強加呢？

41 Berenstain. N. (2019). Review of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by Kate Manne. Mind. 128(512). pp.1360–1371, <https://doi.org/10.1093/mind/fzy082>

42 王曉丹，〈導論：告別厭女——在情感與關係中琢磨自我〉，頁 23。

整體而言該書主要是定調在唯性別單一視角的論述，具交織性意識表現的地方猶如參差散落的鳳毛麟角。當中不乏去脈絡、單一視角、概念先行的篇章，最典型的代表如《愛／厭》書中第七章（作者黃曬莉）⁴³，將已故女作家林奕含與筆下人物房思琪等同起來⁴⁴，將林的長期憂鬱歸因於在師生戀關係中遭受性侵且扭曲地認同愛戀關係的雙重捆綁心理機轉，黃只是根據林的這一本小說就自己想像並下了此一結論，完全忽略林的生命史中也有受到其他範疇的可能影響，林的生存處境與選擇走向死亡的複雜性，在黃的詮釋下只被扁平成權勢性侵受害者，黃的行文表現不只全無交織性意識，更是顯露其粗糙簡化。

該書中真能落實使用交織性視角討論研究對象主體經驗的其實只有一章（第九章），另外兩章（導論與第三章）則在內文有少部份可能觸及到交織性意識，以下就這幾位作者的論述逐一分別討論下面是本研究對書中可能涉及交織性意識的話語進行分析：

1. 具交織性意識，可惜劃地自限

第九章〈媒體、族群與性別中的愛厭交織——看見原住民女性身影〉可說是《愛／厭》中最為展現交織性意識的一章，有別於全書的唯性別基調，作者孫嘉穗使用族群與性別雙重視野建構她的論述，是重要的突破。此篇提出的主要論點在於：「在爭取性別平權和維護關係的選擇中，（原民）女性經常在維護傳統的

43 黃曬莉，〈在野地中掙扎——林奕含的雙重失落與網綁〉，收於王曉丹主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頁 127-147。

44 林奕含（1991 - 2017），已故女作家，自青少年時期起長年憂鬱，26 歲年自殺身亡，著有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游擊出版社出版，該書陳述主角房思琪遭遇補習班男性國文老師誘姦的心路歷程的故事，引發臺灣社會對於權勢性侵事件的關注，也引發傳媒將其自殺身故與其一段結束的師生戀關連起來，其對象被指為「狼師」遭傳媒輿論攻擊與告發，然此疑案經檢查官偵辦，因罪嫌不足，法院公告全案不起訴。

大傘下，壓抑了性別自覺、甚或以捍衛傳統為傲。」⁴⁵，原民部落常使女性處於被傳統排除的處境，即使出於保護而以「愛女」之名行之，也是隱含著「厭女」意識；不過，孫也指出原民文化是否為性別歧視，仍應從該族群文化與知識體系考量，故原民媒體在報導時既需具有性別意識，並使用媒體敘事為性別與多元文化作發聲。

就其文本進行論述分析，本研究捕捉到作者以「族群多元文化與性別的兩難」、「性別平等與文化不應被視為對立」、「經濟資本利益的入侵才是性別與文化協商的驅力」等三個面向表現其交織性意識，例如：

原住民女性經常遇到的兩難困境是一方面要保存、傳承部落的傳統，另一方面卻也希望能夠提升部落中的性別意識，改善女性在部落中的處境。⁴⁶

多元文化主義與女性主義不應被視為對立，不該以性別平等之名否定原住民文化，而應讓原住民的族群關切與性別平等並存。⁴⁷

讓女性觀光客上船，部分源於經濟與商業的驅動，並非全然是源於對女性性別意識的提升，觀光利益面對族群傳統禁忌的衝突與轉變，雖則也有部落的轉變根源於性別意識的覺醒，然而觀光資本的入侵恐才是更大的背後驅力……⁴⁸

這三個面向反映了孫確實在性別與文化之外，尚且看見了經濟 / 生存處境疊加在原民女性的作用力，例如在文本中她也提及記錄片《伊努克人的怒吼》⁴⁹的女導演在伊努克人被國際動保團

45 孫嘉穗，〈媒體、族群與性別中的愛厭交織——看見原住民女性身影〉，收於王曉丹主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台北大家出版社，2019，頁203。

46 同前註，頁196。

47 同前註，頁205。

48 同前註，頁200。

49 Alethea Rnaquq-Baril, *Angry Inuk*, Unikkaar Studios Inc. and 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 2016.

體與傳媒強烈指責的單一聲音中，用鏡頭記錄女人在冰天雪地中揹著小孩為生存殺海豹茹毛飲血，透過女導演的畫面，孫定然也看見當中呈現生存的議題。

但可惜的是，孫行文到最後卻劃地自限地僅就性別與文化的交織作出倡議，固然可以理解孫希望原民在性別上能有清楚的意識覺醒，而不是來自為經濟／生存而驅動，但是，經濟／生存面向的影響文化乃至性別，已是原民在現今資本入侵下無處可逃的現實，族群文化、性別與經濟／生存的處境條件這三範疇交織建構著現今台灣原民的生活經驗，孫迴避經濟／生存面向的交織作用，徒呼籲性別跟族群文化協商，如此恐怕因劃地自限使發而未中了。

2. 浮光掠影提交織、基本範疇唯性別

《愛／厭》書第三章〈必須賢淑〉（作者姜貞吟）旨在用「愛女／厭女」解釋父權家庭性別政治中的女性／性別經驗，指出五種被父權拒斥的女性／性別，包括不及格太太、不盡職母親、不孝女兒、不守規範／叛逆的女人與多元性別等，而親密關係的民主化才是出路。⁵⁰ 以交織性視角分析該篇論述，發現除了幾處彷彿表現出交織性的語句外，整體是唯性別的論述實踐。

先來看看那些具交織性意識的地方。首先，作者姜在行文開始即表達了對單一由生理性別決定角色的邏輯的顧慮：「如果『生為女性』是答案，無疑是落入『本質化』與『問題化』女性，反過來狹隘地指責性別結構下早被規範入骨的『性別角色』，學者甚至懷疑『性別角色』存在的必要性，思考著角色存在的必要邏輯是單一地由生理性別（sex）構成的嗎？」⁵¹，這似乎給出一種

50 姜貞吟，〈必須賢淑——五種父權家庭拒斥的女性〉。收於王曉丹主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頁 73-96。

51 同前註，頁 74。

對（反）本質主義有所反思的態度，從交織性視角讀來是令人期待的。再來，往下的行文也出現過三次涉及交織性概念的語句：「父權的運作涉及相當多層面，也跟族群、階級、國族等相互交織，形成不同的壓迫樣態。」⁵²、「女性們在以父權為主的家庭與社會中的互動政治，非常幽微細膩，涉及到弱勢者如何競爭與確保自己的生存優勢，但是卻經常被社會簡化女人之間的相處問題，是『女性們』才會有相處問題，讓大眾產生『女人就是麻煩』的核板印象。」⁵³、「如何當一個稱職的母親？有人力或經濟資源者，可將『母職外包』……涉及到階級差異……」。⁵⁴ 抽出這幾句話來讀，很容易以為作者具有交織性意識，但矛盾的是除了這幾句話外，姜文通篇的視角其實是性別單一向度的（即「唯性別」視角），並未將複雜多元的交織性納入分析視野。

首先，非常可惜的是姜並沒有繼續她一開始對於生理性別作為女性主義主體正當性的質問，反而是退回以「生理差別為基礎的互動」⁵⁵ 作為全篇論述的前提框架，她只是在此框限下訴求性別流動「應包括刻板印象中的性別塑造與期待的流動」⁵⁶。然而生理女性作為女性主義的立基點其實正是使它難以從本質主義窠臼中跳脫的關鍵，女性主義若仍侷限於生理性別下，也就不可能破解「身份（認同）政治」，就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對邊界的「排除」。這反映此文即使具有交織性的陳述，在意義上也不可能前進到反本質主義辯證的交織性。

再來，作者姜也基於同樣的框架指出：「女人的難題是父權製造出來的」。⁵⁷ 誠然父權結構為女人帶來難題，但將女人的難

52 同前註，頁 76。

53 同前註，頁 86。

54 同前註，頁 88。

55 同前註，頁 76。

56 同前註，頁 76。

57 同前註，頁 75。

題只歸因於父權恐怕是過於簡化的，例如她討論到女性的資本累積時，提到：「女性退出職場後雖有國民年金的基本保障，但制度保障不足……」⁵⁸，國民年金保障不足的問題如果只歸因於父權，卻漠視政府資源分配政策的新自由主義化，只著眼於父權會使爭取女性年金分配平等會以財富集中少數而多數貧窮化作為代價。又如作者批判看似平權的小家庭仍不真平權：「近年在性別平等思潮下，已有不少進步的說法，鼓勵男性一起做家事（也有許多男性開始做家事）。但許多男生幫忙的家事，主要是陪小孩（玩）跟倒垃圾……」⁵⁹。姜在此指的是二元化生理性別的一般小家庭，而小家庭形式乃是工業化後的現代性產物，來到新自由主義全球性殖民的今日，現代性如何與性別交織型塑人們的生活想像、價值追求與體制設計？作者不見絕多數小家庭內的分工，也同時受到這種意識形態影響；事實上，台灣社會已有許多夫妻的角色分工是同時在資本勞動、生涯機會、教養觀、性別與後殖民文化的多元交織下展開動態協商，單以性別視角去認識小家庭分工恐過於簡化，「家庭」被作者扁平到只剩性別向度的構成。

3. 沒能互為主體，遑論交織性

王曉丹作為《愛／厭》書的編者，同時是該書最多篇章的作者，從導論開始便定調此書乃在美日的厭女論述基礎上，更進一步對厭女與內在自我的動態關係作出補充，提出「愛女／厭女」兩面一體的運作策略，在性、身體、情感連結中運作而造成強「厭女網絡」的陽剛控制。她指出要以 Judith Butler 所稱的「一個人的自陳」(Giving Account of Oneself)⁶⁰ 不斷提問與顯示自身，與自我及他人在關係中協商，如此才能告別厭女、打破二元對立

58 同前註，頁 87。

59 同前註，頁 84。

60 J. Butler, *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的父權體制，她希冀該書愛女 / 厭女論述能為台灣進入第四波女性主義提出問題意識。

考察王文的交織性意識敏銳度，最接近可能有交織性意識的地方是導論中的一句話：「女性主義並非只是發起一場讓女性取得權力的運動，女性主義的願景是打破社會權力結構，反對有權力的人欺負沒有權力的人。」⁶¹ 此語雖然既未直接提及交織性概念，也並未就經驗提出具交織性意識的陳述，但它似乎指涉到女性主義（反）本質主義層次，將女性主義奮鬥的對象主體重定義，不再只限於生理女性，這似乎透露著作者對女性主義以生理女性作為立基正當性有所反思，單獨看這句會引發一種期待，想像作者王將有機會跨出「身份政治」侷限，在「去身份政治」的交織性立場上論述。但，事實並非如此，考察王的論述，除導論外，在該書其他兩章的行文中不只看不到交織性意識，更令人失望的是它們甚至與女性主義方法論要求的互為主體性原則背道而馳。

第六章王也以性別視角論述林奕含事件，也同第七章的作者黃，在缺乏稽核又無法斷定事實真象的情形下，武斷地將林等同於筆下的「房思琪」；不論傳媒如何編織報導，學術研究講求真問實，王與黃皆已有違方法論基本原則。王硬使林女為例服務自己的厭女 / 愛女和脆弱性 / 能動性論述，這是理論強加，有失學術倫理。

由於王在方法論上與學術倫理上的粗糙疏漏，使得前述出現在導論那幾句可能有涉交織性意識的話語落了空，王沒有任何交織性意識的表現，林女只成王筆下被代定義的「她者」。然而王在方法上的未能稽實與倫理上的強加，並不只是對待已逝無法發聲自陳的林女而已，在第十一章，同樣的錯誤更離譜地被出現在

61 王曉丹，〈導論：告別厭女——在情感與關係中琢磨自我〉，頁 18。

對待她活生生的研究對象夏林清。

第十一章開頭第二、三行及第五節，王以 2016 輔仁大學案⁶²為例意圖證成她的厭女 / 愛女論述，在缺乏稽實的情形下王採取網媒傳播編輯的版本，將夏定義在貶抑受害者脆弱性的位置上；離譜的是，她短短幾行對夏及輔仁大學案的描述訊息竟錯誤連連，姑且暫擱她在基本事實資訊上的錯誤不討論，作為女性主義，王嚴重地違反女性主義方法論原則：

- ①首先，跳過質疑網媒版本真與假的可能性，直接視為真並建構論述。試想，如果事實查證結果她所賴以為真的被證明為假時，那麼她的證成與論述豈不全盤崩塌？且王甚至不是親自分析引發爭議的原始文件，而是二手引用也是以傳媒版本為據的網路評論，王全然不設想她可能落入眾口鑠金、以訛傳訛的遮蔽。
- ②女性主義方法論強調與研究對象互為主體性的關係，重視研究對象的經驗現象，反對理論先行、框架強加的操作。而王的手法卻是先設定理論框架：以「愛女」之名貶抑「脆弱性」拒絕「受害者化」是被陽剛吸納鞏固厭女強暴文化；接著把王資訊錯誤下自以為是的「輔大案的夏」、「評論網文筆下的夏」、「原始爭議網文下的夏」和「真實的夏」四層其實是不同的她者全等同視之，然後再塞進二元對立的「愛女 / 厭女」框架，削足適履，粗糙地將研究對象客體化、簡化、扁平，而從未真正取得來自研究對象（夏）的主體聲音。

62 輔仁大學案其實是個含糊的指稱，它最初是發生於 2015 年 7 月輔大學生的疑似性侵害案，但該案於近一年後 5 月 29 日因同為學生的女方男友在女方同意下於臉書發表不滿指控院長夏林清吃案，在未經核實查證下夏師便遭受到立委女性、團體及傳媒網路圍等多方強勢輿論碾壓，同時，輔仁大學校高層在教育部施壓下為息事未依程序正義且理由模糊下作出夏師停職處分，夏師對此提出誣陷案與輔大和教育部行政不當的法律途徑救濟，分別於 2019 年和 2020 年 1 月在兩案上獲得勝訴平反。

如此一來，王就矛盾地落入了自己所指出的父權陽剛控制的再製：「……在厭女網絡中，具厭女情結的人以陽剛之姿定義他人，決定他人事務視為理所當然，甚至利用社會論述合理化其行為……」⁶³

王借用卡琳馬多羅辛對強暴的定義：「受害者的傷害並非選擇自由的戕害，而是其開展性主體經驗的可能性受到扼殺——也就是侵害其能動性——使其無法自主運用自我發現、自我定義、自我導向的技術，無法自由地開展其信念欲望與人生。」⁶⁴ 延展此一邏輯，則「強暴」的定義，亦適用及性侵及所有不顧「互為主體性」，而使人的自我定義與主體開展可能性受到扼殺的各種暴力形式。如此，則學術研究者使用網路資訊未經查證就逕作斷論，這是濫用論述話語權，強勢壓迫研究對象的「學術暴力」——在研究過程中去除研究對象的主體位置，被置於只能受研究者強加的處境，而這就同時是涉及方法論與研究倫理的暴力，王矛盾地展演出「有權力的人欺負沒有權力的人」。⁶⁵

六、結論——當心厭女論

總結本研究結果：《Down Girl》與《愛 / 厭》二書作為當前國內外厭女論述的代表著述，它們在多元交織性的表現上整體而言是相當有限，它們反映了厭女論述在交織性意識表現上的三種現象：

（一）無「交織性」意識

63 王曉丹，〈導論：告別厭女——在情感與關係中琢磨自我〉，頁 10。

64 王曉丹，〈重讀性暴力受害者——改寫能動性與脆弱性的意義〉，收於王曉丹主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頁 249。

65 王曉丹，〈導論：告別厭女——在情感與關係中琢磨自我〉，頁 18。

這包括所有去脈絡、忽略多重範疇對主體經驗作用力的厭女論述，如《愛／厭》書中數章（黃、王二文作為代表）是連基本稽實都疏忽且又對研究對象強加的論述，違反一般方法論求真問實與女性主義方法論互為主體性的原則，就遑論交織性意識了，這些論述基本上都出於單一性別視角。

（二）唯性別

這包括兩種以性別為基本範疇的形式：

第一種形式視性別為必要範疇而將其他範疇交織納入性別範疇，Kate Mann 在《Down Girl》書中所指的交織性即是此類，這種形式似乎願意去留意不同範疇與性別的交織互動，但由於所有範疇都被當作是性別範疇的延伸形式，其他範疇的特殊處易被遮蔽；再者緊抓著性別範疇不放，也可能使女性主義者過於偏執，而錯解實際處境。

第二種形式是空談交織性概念但實際上仍是單一性別視角，這種形式與上述無交織性意識之別，在於論者在論述中提及交織性，只是這只能說明論者至少在訊息上或理論上對交織性略有所聞，知道它是進步與重要的視角，但整體論述的實踐上卻退回單一性別視角的認識方式，《愛／厭》書中姜文即屬此類。

（三）具交織性但只反映局部

這一類型已表現出使用交織性使用多重視角來認識經驗主體的處境，但可惜在涉及改善處境的層面上，沒能將有互動關連的主要範疇都納入解決的思考。以《愛／厭》一書中孫的論述為例，儘管已同時看見性別、多元文化與經濟生存三個範疇共同建構原民女性的處境，也理解經濟生存面的因素參與進來影響性別與文化間固定的結構性互動，但最後卻捨經濟生存範疇不談，而欲求

性別與文化間的平衡，這樣的囿限可能會簡化了問題實際的框架而導致無解，且恰恰落入 Nancy Fraser (1947-) 的批判——女性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共舞，變身為「資本主義的女傭」。⁶⁶

綜上，由本研究結果可以窺見，恐怕多數厭女論者對交織性意識並不敏感，部份女性主義者雖提及交織性，但恐只將其視為一種進步性的符號，實質上仍是唯性別的實踐，厭女論者中真正能具交織性意識者是鳳毛麟角。缺乏交織性意識很容易落入去脈絡化認識，對於經驗主體的複雜處境，易被性別單一視角扁平了原有豐富且多元可能性的意義。固然許多社會也都存在父權體制，但未必以相同的形式運作，每一個社會可能都是相當複雜的。因此，本研究呼籲，對於台灣從事性別與文化研究知識生產者，宜返回重視經驗脈絡和互為主體性關係的女性主義方法論，厭女論宜視為特定脈絡的他山之石，切莫落入拿來主義而一再複製和強化後殖民性；對於閱聽大眾，宜警覺現今厭女論者在解讀經驗現象上仍過於缺乏交織性視角，很可能扁平和簡化了經驗的豐富意義，更可能帶來對立與排除，一如 Judith Butler 透過《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⁶⁷ 一書提醒我們不要太快被既定的話語界定了我們的經驗的意義，要允許主體敘說自己，我們也千萬不要太快被厭女論簡化地對待我們原本立體、多元、意義豐厚的經驗，要允許我們深入存在各種可能差異的脈絡，以交織性視角地去認識與敘說經驗，如此，我們才有機會得到主體性的重構。

66 Nancy Fraser, How feminism became capitalism's handmaiden - and how to reclaim it.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oct/14/feminism-capitalist-handmaiden-neoliberal>.

67 J. Butler, *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徵引書目

專書文獻

1. 上野千鶴子，《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王蘭譯），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
2. 上野千鶴子，《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楊士堤譯），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5年。
3. 王曉丹主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台北：大家出版社，2019年。
4. 王曉丹，〈導論：告別厭女——在情感與關係中琢磨自我〉，王曉丹主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台北：大家出版社，2019年，頁9-25。
5. 王曉丹，〈重讀性暴力受害者——改寫能動性與脆弱性的意義〉，王曉丹主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台北：大家出版社，2019年，頁249。
6. 姜貞吟，〈必須賢淑—五種父權家庭拒斥的女性〉，王曉丹主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台北：大家出版社，2019年，頁73-96。
7. 孫嘉穗，〈媒體、族群與性別中的愛厭交織——看見原住民女性身影〉，王曉丹主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台北：大家出版社，2019年，頁195-231。
8. 黃囍莉，〈在野地中掙扎——林奕含的雙重失落與網綁〉，王曉丹主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台北：大家出版社，2019年，頁127-147。
9. bell hooks, *Ain't I a black woman?*. NY: Routledge Press, 1981.
10. David. D. Gilmore 著，何雯琪譯，《厭女現象：跨文化的男性病態》，台北：書林出版社，2005年。
11. F. Fanon 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2007年。
12. J.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Y: Routledge Press, 1990.
13. J. Butler, *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 M.A.J. Guerrero, "Civil Rights versus Sovereignty: Native American Women in Life and Land Struggles". In M. J. Alexander and C. T. Mohanty, Eds., *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 Democratic Futures*. NY: Routledge Press, 1997.
15. H. Lutz, M.T.H. Viva, & L. Supik, *Framing Intersectionality: Debates on a Multi-Faceted Concept in Gender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16.
16. Kate Manne,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17. L. McCall, "The Complexity of Intersectionality" . *Signs*, 30(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771-1800.
18. C. Mouffe, "Feminism, Citizenship, and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 In J. Butler and J. W. Scott. Eds.,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2. 367-384
19. I. Parker, *Qualitative psychology: Introducing radical research*. Maidenhead,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 J. Smith, *Misogynies*. London: Faber & Faber, 1989.
21. M. Wetherell, Taylor, S., & Yates, S. J. (Eds.)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 London: Sage, 2001.
22. N. Yuval-Davis, *Intersectionality and Feminist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3.3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6, 193-209.

期刊論文

1. 林香君, 〈思考主體性的中醫心理學〉, 《應用心理研究》, 第 69-2 期 (2018 年 12 月) 頁 23-81。
2. Berenstain. N. "Review of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by Kate Manne" . *Mind*.128. 512. 2019, 1360-1371.
3. Crenshaw, W. K..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 *Stanford Law Review*. 43.6. 1991. 1241-1299.

網路資料

1. S. Cheng, 〈我們活在一個「厭女」的社會〉, 《ELLE》, 2020 年 3 月 25。
<https://www.elle.com/tw/life/how-to/g31922010/feminism-stories/>
(2020 年 9 月 1 日檢索)。
2. W. Xu, 〈總是很仇女？你可能是得了「厭女症」〉, 《風傳媒》, 2019 年 12 月 12 日。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2055202> (2020 年 9 月 1 日檢索)
3. MPlus, 〈厭女無所不在〉, 《云閱讀》, 2019 年 12 月 18 日。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Mplus/posts/2155755927859705>
(2020 年 9 月 1 日檢索)。
4. 楊隸亞, 〈所有人身上, 都存在著厭女痕跡〉, 《Womany》, 2015 年 7 月 25 日。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7872> (2020 年 9 月 1 日檢索)
5. 羅珮嘉, 〈一百多年後, 我們從婦女節看見什麼?〉, 《Open Book》, 2020 年 3 月 8 日。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3319>

6. 葉雯德 (2020)。法農：黑人於性慾、性對象取向和種族身份都植根著困惑與自卑。
《香港 0 1 哲學, 2020 年 7 月 20 日》。
<https://reurl.cc/gmvA5X> (2020 年 9 月 1 日檢索)
7. 聯合國數位圖書館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462890> (2020 年 9 月 5 日檢索)
8. ABC. News, Elliot Rodger: Inside the Mind of a Killer. 2014,05,2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Jc234jkJ2w> (2020 年 9 月 5 日檢索)
9. Fraser, N. "How feminism became capitalism's handmaiden - and how to reclaim it" .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oct/14/feminism-capitalist-handmaiden-neoliberal> (2020 年 9 月 5 日檢索)
10. Zuri, A. "Why I Don't Identify With Feminism, Even When It's Intersectional" . Trans by C. P. Velasco, 2017,08,26.
<https://www.scribd.com/article/357252428/Why-I-Don-t-Identify-With-Feminism-Even-When-It-s-Intersectional> (2020 年 9 月 5 日檢索)

•—————•

Inspecting the Universalized Misogynism—An Inquiry with View of Intersectionalit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uture Studies and LOHAS Industry,
Fo Guang University / Lin, Hsiang Chun

Abstract

The revival of Western misogyny and its rapid universalized to different cultures including Taiwan are the continual reflection of Post-colonization about gender ideology. However, any gender theory without the contextual sensitivity--that is, intersectionality —would make a simplified explanation. This study gave the discourse analysis on two representative academic works of misogyny, which are "Down Girl" written by Kate Manne in 2018 ,U.S.A. and "Ai-Nyu (like Girl)/Yen-Nyu(dislike Girl)" written by 12 authors and edited by one of them in 2019 ,Taiwan. In generally, most of the discourses in the two books lack the sensitivity of intersectionality. However, some pieces in the books that might be possible related with intersectionality were explored further.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some were totally no sense of intersectionality, some view based on gender-only and even white-feminism bias, while very few show the sense of intersectionality but pitifully to uncover the reality insufficiently. It is appealed for researchers of gender culture to back to the contextualism of feminist methodology and avoid the misuse of misogyny. And to narrative our own experience and resist the impose of misogyny would be the better way of subjectification.

Keywords: contextualism, intersectionality, feminism, misogyny